

## 第一章 兩個姊姊兩樣情

衛阿嬈從來沒覺得這麼生氣過，胸腔中的憤懣敲擊著她的軀殼，一次又一次，渾身止不住地顫抖，她劇烈地喘息著，彷彿不這樣的話，她就將溺斃在無邊的痛苦中。

眼眶中蓄滿的淚水，只輕輕一眨便潰堤而出，打濕了雙睫，嘲諷著她將白眼狼當做親兒，將薄如紙的親情當做唯一，將親姊姊當做救贖！

白眼狼的一句句誅心之言，猶在耳邊盤旋——

「妳還真當自己是我娘了，妳也不看看自己，妳配嗎？不過就是一個瘦馬，任千人騎的賤人。」

「我娘臨死前就給我留了書信，她身邊的宮女也一直提醒我，讓我防備妳、小心妳，說妳心狠手辣，不堪信用！」

「妳不過就是我娘的替身罷了，若非有我娘為妳鋪路，妳以為妳會有如今的成就？」

衛阿嬈將手中那泛黃的信紙死死攥成一團，她怎麼就是夏綺彤的替身了？夏綺彤十多年前就去世了，又何時幫過她一分一毫！她憑自己的努力付出取得的成就，怎麼就是夏綺彤的功勞了？

她用手背重重擦去臉蛋上濕滑的淚水，船窗外，波瀾起伏的海水彷彿都在為她鳴不平。

他們不配她流淚，她衛阿嬈真是看走了眼！

當年雙胞胎的她和夏綺彤在五歲時被拐子抱走，而後她淪落到揚州，被人飼養成瘦馬，夏綺彤則被送入順天府，成為了宮裡的娘娘。

她千辛萬苦才脫離苦海，一路尋找親生父母，只得到他們已經死在逃難路上的消息，後來到了順天府，因長相與夏綺彤相似而被發現，姊妹相認。

姊妹情深宛如曇花一現，夏綺彤時日無多，將自己的兒子託付給她，言之宮內豺狼虎豹太多，讓她多幫襯，她還真就傻傻地應了。

她一心一意照料那個白眼狼，為了讓他能有錢財拉攏朝臣，她做起生意、走起海運，將大半身家全給了白眼狼，她不求他多感恩，然而只換來一句「不過是我娘的替身」，依舊讓她痛不欲生、氣憤不已。

衛阿嬈慘笑，盯著手中已經被攥成小團的信紙，眼中滿滿都是信任崩塌的苦楚，她以為是親人團聚，結果只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利用，看看這信上寫的什麼——衛阿嬈狼子野心，妄圖控制我兒，我兒需得謹慎，不可與之交付真心。

原來夏綺彤早在死前就安排好了一切，什麼書信、宮女，什麼苦苦哀求她照料兒子，都是給她衛阿嬈下的套，好算計！

她夏綺彤就是那個為了孩子隱忍付出，最後喪命的絕世好母親，而費盡心力輔佐孩子的衛阿嬈，只是夏綺彤的替身。

這一切不都是夏綺彤讓她做的嗎？

區區一封信、幾句話就泯滅了她衛阿嬈全部的功勞，還把她變成了替身，她費盡心力的幫人養孩子，養的是什麼啊？

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——」

衛阿嬭笑得癡狂，眼中透出一抹決絕，複又將信紙一點點展平，她得留著它，記住此生的恥辱

這一船的物資，那白眼狼不是很期待變成真金白銀嗎？不是說她只是個替身嗎？好呀，那就別用她的錢，這一船的東西都別想要，噁心！

一道淒厲的聲音刺入她耳中，「主子，倭寇來了！怎麼辦？」

衛阿嬭趕忙走到甲板上，只見他們的船隻已經被三條載著倭寇的船包圍住，行商之船的船身上根本沒有配備重型武器，這也是倭寇猖獗的原因。

那三條船上的人已經跳進海中向他們的船游來。

船上的一眾船員害怕不已，可看著站在甲板上的衛阿嬭又生出無限勇氣來。

還有主子在。

衛阿嬭命所有人進船艙拿起長刀，自己穩住下盤，牢牢站立在甲板之上，在第一個興奮的倭寇爬上來時，手腕一頓，火銃開火，那名倭寇眉心鑽出一點紅，直接向後跌去。

船上的船員頓時受到鼓舞，拿著長刀主動走向爬上來的倭寇，與其激戰在一起。過了不知多久，衛阿嬭手中的火銃不知道被扔到哪去了，在打死了幾個倭寇後，沒有了鐵彈，她便長刀飛舞，所到之處，倒下數不清的倭寇。

這註定是一場苦戰，倭寇的人數是他們的幾倍不說，又因折了人手、見了血，個個下手狠厲，根本不是船員們所能比擬的。

見久久拿不下這艘商船，倭寇們絕了將船帶回去的想法，三艘船紛紛朝商船開火。似乎是結局已定，那他們也不做砧板上的魚肉，大家下餛飩一般跳進海裡。

呼啦一聲，成群的海鳥突地從遠處騰空而起，掠過炮火四濺、正在激戰的船隻飛向更遠處，驚慌的鳥叫聲哪怕牠們飛走了還是隱隱可以聽見。

瞬息之間，晴空萬里的天空驟然烏雲密布，海風呼嘯怒吼，暴雨已至。

倭寇們顧不上商船，甚至管不了還在海水中的人，趕緊轉舵而逃。

衛阿嬭泡在腥鹹的海水中，看著遮天蔽日的大浪朝他們湧來，在其面前，人渺小如螻蟻。

面對這無人能逃過的海牆，衛阿嬭笑了，報應……都是報應！

天雷轟響、攪風動雲，張牙舞爪的海水重新沉默下去，彷彿剛剛大發雷霆的人不是他一般。

須臾間，海上波光粼粼，風來吹鱗動，盤旋在天空上的海鳥陸續落下找魚吃，鮮血、殘肢、斷木，連同那封信全都消失不見，海面一片平和。

「阿嬭！妳們好大的膽子！」

衛阿嬭在海水中溺斃的感覺尚未消散，再次睜開眼，入目所及又是水！

她的後腦杓被人用力按著，掙扎間只覺自己身體虛弱不堪，不斷有氣泡從她嘴裡浮上去，胸腔間的氣已經支撐不了多久，她的手觸摸到按壓她之人，用盡全力撓

了那人一把。

那人吃痛，揪著她的頭髮將她甩在地上。

「咳咳咳，咳咳。」

她癱倒在地上劇烈咳嗽著，似要將進入她肺臟的水都咳出來一般，可咳了半晌，只讓她的氣越發不順了起來。

這時，一張還在滲血的臉突地出現在她面前，嚇得她一口氣差點沒喘上來，再次閉氣過去。

這是張經常出現在她噩夢中的臉，臉上橫肉肥實，將眼睛都擠得只剩條縫，稀疏的頭髮上套著假髮髻盤在頭上，那相差的髮色只會令人想笑。

她身上的灰色圓領大袖長衣胸口被水沾濕，領口處還有從臉上傷口染上的血跡，看著她的目光陰森森的似要吃人。

此為她在揚州當瘦馬時，看管她們的嬖嬖！

衛阿嬖眼眸震動，下意識向後縮了一下，那是長年累月積攢下來，刻進骨子裡的害怕與恐慌。

這個動作似是取悅了嬖嬖，她伸出手扣住衛阿嬖的頭髮，白皙細長的脖頸被用力向後折去，彎出一道美麗的弧線。

嬖嬖的大臉出現在她上方，血盆大口一開一合，「要不是一會兒還有妳的用處，不能傷了皮囊，就憑妳膽敢帶著她們逃跑，我就非得把妳的皮剝下來做燈不可。陸同知點名要妳，過去好好給我伺候，不然妳阿姊的命就交代在此了。」

她說著，拎著衛阿嬖的頭向後轉去，那裡躺著一名渾身染血、看不清面容的女子，可衛阿嬖一眼就認出了她是誰。

是她身為瘦馬時，處處維護她、照料她的阿姊靈薇。

她眼眶瞬間就紅了，甚至都不敢眨眼，生怕這一眨就將人眨沒了。

阿姊靈薇是死在她懷裡的，她伸手朝靈薇的方向搆去，奈何自己的頭髮還被嬖嬖死死地攥在手中。

「阿嬖，我最後問一遍，去還是不去？嬖嬖我的耐心有限。」

衛阿嬖用一種極緩慢的速度環顧著自己所在的陰森小屋，水缸、刑具、因濺上血而發褐的牆皮、被木板釘死的窗戶，這是她當瘦馬時常來，專門為了懲罰不聽話瘦馬的屋子。

頭皮上傳來陣陣疼痛，告訴她一切都是真的。

她手指扣在地面上蜷縮起來，因用力，指甲都發著白，險些斷裂。

自己竟然沒死，還回到了過去？

她眼中晶瑩閃爍，喉嚨緊繃，發出痛苦、不成句子的獸叫，那些被她封存在深處的回憶，走馬燈似的湧現出來。

就是在這個小屋，她失去了世間唯一真心待她的阿姊靈薇。

她們這些瘦馬都是從小被鹽商買來培養的，待大了之後就送她們去陪各種高官，而她、靈薇姊還有幾個姊妹，在被養到十歲時轉手被揚州知府買了，成為了他府中的養女。

琴棋書畫、綾羅綢緞、山珍海味、房中手段，她們如提線傀儡般，被揚州知府養育得名聲越發大了，誰人不知揚州阿嬙、靈薇。

直到她們的婚事無人問津，其他幾個姊妹被陸續送入順天府、應天府，靈薇姊被安排伺候男人才恍然大悟。

以為跳出了火坑，不過是又進了蛇窟罷了，什麼養女，不還是瘦馬？用她們出賣的身體來換取高官厚祿。

靈薇姊毀了，就更加愛護她，無論誰來，都是她幫她擋了去。

揚州知府也知奇貨可居的道理，就那麼任由她養在府中。

然後，在她們陸續長大，再也躲不開時，她們決定逃跑，逃離這個魔窟，可架不住有人故意露出馬腳，興許在她看來，比起自由，這裡更好。

她們全被抓了，被認為罪魁禍首的靈薇姊和她，直接被關進了這間屋子。

因靈薇姊已經賣過身子，在他們看來是不值錢的，所受的刑罰也最多。

她寧願死也想保全她，誓死不讓衛阿嬙鬆口，不許她去陪所謂的大人物。

當時的自己只覺得不能辜負靈薇姊，她要陪著靈薇姊一起去死，所以骨頭比石頭都硬。

結果自然是惹惱了嬖嬖，她被毒打了一頓，直接昏死過去，等她醒來，靈薇姊已是出氣多進氣少，就那麼死在她懷裡……

想到這，衛阿嬙條地抬起手抓住嬖嬖的衣袖，「嬖嬖，我去！」

聞言，嬖嬖面目可憎的臉，轉瞬笑成了一朵花，說道：「早這樣不就好了。」頭髮被鬆開，粗糙的手指拂過她的臉蛋，「養妳這麼多年，該是妳回報的時候了。」

「但是嬖嬖，我有個條件。」衛阿嬙的臉隱藏在鬆散的髮下，透過黑色的髮絲看向靈薇，眼裡滿是慶幸的淚水，「陸回知是錦衣衛，若是靈薇姊死了，我可就管不住自己這張嘴了。」

她抬起頭，猛地轉向嬖嬖，五指手指死死掐住嬖嬖的手臂，「給她請最好的大夫，當著我的面，現在就上藥！」

嬖嬖陰冷地瞥了衛阿嬙一眼，道：「只要妳乖乖聽話，這有何難？」

而後她們兩人被架著離了刑房，轉移到衛阿嬙自己的屋子中，室內水氣繚繞，透過軟紗，衛阿嬙可以看見女醫忙碌地為靈薇上藥。

她坐在浴桶中，裡面浸滿花瓣，有兩個婢女正拿著花瓣在她胳膊上來回碾壓，身後一位婢女輕柔地為她梳洗長髮，手指、腳趾、胳膊窩，便是那隱秘之處都沒有被放過。

漫長的折磨終於結束，衛阿嬙被穿上衣裳，按在梳妝臺前。

銅鏡中映照出站在一旁看管的嬖嬖，被衛阿嬙撓出的傷口已經敷了藥，傷口之深恐怕會留疤，因此嬖嬖看向她的目光越發不善起來，催促道：「動作快，麻利著些。」

婢女半蹲下身子，「是。」

衛阿嬙收回自己的目光，美人垂眸，孱弱之姿惹人憐愛，可無人可見的目光中，裡面是濃墨般化不開寒意。

在她收拾妥當後，嬖嬖特意問向那女醫，「大夫，我家姑娘的傷可重？」

女醫已經淨了手，回道：「均是皮肉傷，已經被我上過藥，養兩日便好。」

「哎，好好。」嬖嬖一副聽到這個消息開心的模樣，送女醫出了門，回來就變了個臉，「妳可聽到了？」

衛阿嬖知道嬖嬖這是在敲打她，她看向已經擦乾淨血汗，露出臉龐慘白無血色的靈薇，臉色緩和，便是聲音都溫柔了，「阿嬖明白。」

「甚好。」嬖嬖昂頭，「妳好好伺候，她便能活，如若不然，今日便是她的死期。」

「嬖嬖放心便是。」她拎著裙襬走向床榻，長髮隨著她的動作滑落在靈薇肩頭，她輕輕將靈薇額前碎髮為她別至耳後，眼中隨即浮起一層淺淡的水霧，無聲開口——靈薇姊，阿嬖回來了。

「快點，陸同知還等著妳過去呢！」嬖嬖不耐煩地催促。

衛阿嬖緩慢起身，扭著半邊身子道：「嬖嬖，靈薇姊身子弱，需要進補，就麻煩嬖嬖催促一下廚房，給靈薇姊熬些補氣血的湯來喝，這樣，我也能更放心地去陪陸同知。」

嬖嬖冷著臉，嘲諷說：「妳們倒是姊妹情深。」

「自然。」

衛阿嬖將肩頭的髮撥弄至身後，然後向門口走去，屋中婢女一副監管的模樣立刻跟上，臨邁出門檻時，她道：「嬖嬖可千萬別忘了。」

不等嬖嬖回答，她已經用一往無前的氣勢帶著婢女走了，待出了院門，立即有人過來為她引路。

一路上，衛阿嬖目不斜視，腳下的步子就彷彿丈量過一般，步與步之間間距都是一樣的。

勻速前進保證她有充分的時間用餘光觀察自己走過的路，方便在腦海中調動自己對這座府邸的記憶，好規劃逃跑路線。

跟在她身後的婢女低頭走路，偶爾也和同伴交換個眼神，不明白這位為了不陪客、敢去死的揚州阿嬖，為何一絲膽怯都沒有。

很快，她們就穿過羊腸小徑來到人工溫泉處，婢女們齊齊停下腳步，示意她自己進去。

這處溫泉是揚州知府專門為了遠道而來的客人建造的，也是瘦馬們陪客的地方。衛阿嬖是第一次來，而且此時溫泉中還有一位點名要見她的陸同知，個中滋味當真讓她五味雜陳。

視線陡然開闊，暈黃柔和的光盡數傾倒在前方小小的天地中，青石山上清澈流水灌進下方溫泉池中，混合了滾熱的水，讓溫度適宜。

黃昏的天氣較白日涼了些，水面飄著氤氳白氣，若非池邊人員眾多，恍若進了仙境。

踏入這裡，率先進入眼中的是穿著常服、站在她不遠處的揚州知府，也是她的好養父，他正在給她使眼色，讓她上前去。

真是……好久不見了，父親！

在她養父前方三十步的溫泉池旁，佇立著十多位氣宇軒昂、腰間別刀，一看便是威風凜凜錦衣衛的男子，他們面無表情，鷹眼般銳利的視線扎在她身上。

隨著她的接近，他們的手齊刷刷地放在了刀柄上，大有一言不合就拔刀砍人之態。衛阿嬈面不改色地繼續前進，透過錦衣衛們之間的縫隙，終於得以窺見內裡場景。只見溫泉池邊，一側放著裝有衣物的托盤，托盤下方鏤空，裡面幾顆銀炭正在燃燒，溫暖著上方的衣服，而博山爐靜靜被擺放在托盤一角，另一側擺放著長條梨木几案，琉璃盞內紅皮白瓢的荔枝鮮嫩欲滴。

跪坐在几案旁的女子，用一雙保養得白嫩纖細的手執起荔枝輕輕為它剝皮，送到泡在溫泉池中的男子嘴邊。

男子背對著衛阿嬈，慵懶地倚在池壁上，一頭光滑墨髮披散在背後，尾端被一條墨綠色的髮帶綁著，妥善地放於池邊的綢緞絲帕上，衛阿嬈看見那條髮帶中央還鑲嵌著綠寶石。

她在距離周邊錦衣衛五步遠的地方停了下來，蹲下身子行禮，「揚州阿嬈見過老爺。」

話音未落，男子以極快的速度抽出衣服下的長刀，刀影閃過，屬於女子的羊脂般細膩雙手從手腕處浸出一條血線，倏而「啪嗒」一聲，兩隻手齊根掉落，一隻落在溫泉水中蕩起漣漪，一隻落在扒了皮的荔枝上，為它重新染上新衣。

從手腕上迸發的鮮血噴射而出，形成小而精緻的彩虹橋，橋上一滴鮮血正巧落在男子眼尾下方，形成一點朱砂痣，配上他微微勾起的紅唇，妖魅至極。

墨綠色的髮帶從滑潤的髮上脫落，飄蕩在水面，在沉沒之際，被他不急不緩撈起，纏在骨節分明的手指間。

長刀歸鞘，一點銀光閃過，佈滿鮮血的地上插著一根泛著藍光，一看就是淬了毒的銀針。

有風吹起落在他肩頭的髮，萬籟俱靜。

他側頭望向衛阿嬈，眼角下的朱砂痣猝不及防地映進她眼中，美不勝收，「妳就是揚州阿嬈？倒是叫爺好聽。」

衛阿嬈未開口辯解，盯著那顆朱砂痣略微出神，直到慘絕人寰的叫聲響起，才將兩人的注意力吸引過去。

「啊啊啊——」

斷了手的女子在地上翻滾，豆大的汗滴佈滿她的臉，失去雙手的她，宛如某種節肢動物，來回蠕動。

這一切都發生在須臾之間，快得根本來不及讓人做出任何反應。

衛阿嬈沉默地看著在地上滾動的女子，才後知後覺地認出，這不就是讓她和靈薇姊逃跑失敗，反被抓回來的瘦馬姊姊嗎？

真是一報還一報。

站在周邊的錦衣衛見著這一幕，眉頭都沒皺一下，壓根無憐香惜玉的意思，上前將其粗暴地拎起來。

溫泉池中的男子此時站直身子，衛阿嬈趕忙低下頭去，只能看見那雙修長的手從

托盤中拿走衣服。

揚州知府已經衝了過來，看見女子慘狀，不禁問道：「陸同知，這這……這是作甚？」

「此話該我問金知府才是，你家養女帶著藏毒的銀針要加害於我，意欲為何？」被稱作陸同知的男子穿戴整齊後方才轉身看向揚州知府，皮笑肉不笑地斜睨他一眼，「人我就帶走審問了，金知府應該不會攔著吧？也不知她是否有人授意才做下此舉。」

金知府臉色變幻，趕忙解釋，「陸同知，她交給你隨意處置，下官真的不知道她竟藏了如此歹毒的心思。」

聽著金知府做小伏低的話語，衛阿嬙心裡一陣痛快，也唯有錦衣衛才震得住這些內裡骯髒腐敗之人。

牛皮製長靴走到她面前，踩在噴射在地上的血跡，於她裙邊處停了下來，她聽到頭頂之人道：「抬起頭來。」

衛阿嬙還蹲在地上，想要看他只能拚命仰頭，「見過老爺。」

面前的老爺一身緋衣，居高臨下看著她，眼裡滿是興味，「妳倒是冷靜得很，莫非此事跟妳也有干係？」

他這話一出，錦衣衛們頓時拔刀指向她。

金知府額上的汗都滴了下來，急忙解釋道：「陸同知，這不可能！阿嬙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，我們都是不知情的。」說完，立刻用眼神隱晦地警告她。

衛阿嬙睫毛搨了搨，心裡清楚，只怕被斬斷手的瘦馬姊姊還真是養父安排的，無非是為了試探面前的陸同知，而為她開脫，只是她剛逃跑過，與他不是一條心，不想多她一個變數。

因此只道：「老爺說笑，不過刺殺失敗之人罷了，小女子與其關係並不太親近。」

為了調查金知府通寇一案，偽裝身分的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崔言鈺抱起手臂，仔細打量蹲在他面前，還維持著行禮動作的衛阿嬙，腳下碾了碾還黏膩的血跡，冷笑一聲。

傳聞揚州阿嬙芙蓉美人，體弱、纖腰、不食人間煙火。

可現在面前這人，下身一條繡大朵薔薇花紋的白底長裙，上身著淺粉色相同繡花半透大袖衫，從袖衫中伸出的手柔若無骨，指甲還染成粉色，白色雲肩搭在肩膀上，瓔珞項圈的流蘇蕩在她額間，宛如盛放薔薇。

全身上下該露的、不該露的都沒露，卻偏偏讓男子有一種想撕碎她衣裳的暴虐感，不愧是久負盛名的揚州阿嬙。

然，她的眼睛太冷靜了。

他當著所有人的面斬了這府裡姑娘一雙手，連金知府都為之色變，只有她，血跡流到裙邊都出奇地沉靜。

想他堂堂錦衣衛，不說能止小兒哭啼，便是放出名號都能讓普通官員白了臉，更何況養在深閨中的姑娘，可她面對自己的責問，半分波瀾都未起。

有趣。

他揮手讓錦衣衛們收刀，對衛阿嬌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阿嬌姑娘便同我走吧。」

## 第二章 他的承諾

「脫了衣裳。」

衛阿嬌跟在崔言鈺身後進屋就聽見這麼一句話，快速地閉了下眼，平靜地將門關上後就走到床邊，開始解自己的衣服。

先是雲肩，而後大袖衫、下裙，最後到裡衣，她瞥了眼進屋就拐到屏風後面重新梳洗的崔言鈺，嗤笑了一下，安慰自己，都活了兩輩子的人了，不至於此……手指放到裡衣上輕輕一抽繫帶，衣裳敞開，露出裡面乳白色繡著薔薇的肚兜，肚兜小巧，露出她的纖腰，她赤腳走到衣櫃前，裡面全是那位陸同知的衣裳，這間房應是金知府給他備下的。

她按照記憶，摸索著從衣櫃夾層中找到一件長到小腿的薄紗袖衫，穿了上去，乖乖坐在床上，等著點名要她的陸同知出來。

崔言鈺洗乾淨自己身上沾染的血跡，出來就被床上的衛阿嬌閃了眼，薄紗輕柔貼在她身上，肌膚在其下若隱若現，盈盈不堪一握的小腰一點贅肉都無，就連肚臍都顯得圓潤可愛。

饒是他出生入死辦案多年，面對當前朦朧的美景也是一滯，立即陰沉下臉呵斥，「妳穿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衛阿嬌被他訓得一懵，她縱使曾為瘦馬被教養多年，但之後的日子全身心都在海上打拚賺錢，對瘦馬那一套還真有些忘了。

不禁想，這位老爺看著年輕，玩起來的花樣倒是不少，這是讓她全脫？

外衫褪去，白皙的肩頸徹底露了出來，就在她動手解脖子上的細繩時，對方背過身去，聽聲音甚至有些氣急敗壞，「妳、妳給我吧衣裳穿起來，我讓妳脫的是染血的衣服，沒讓妳脫那麼乾淨！」

衛阿嬌手一頓，看了看地上被她扔下的衣裳，默默下床穿了起來，剛穿好裡衣，就想到自己裙子染了血，頓時有些嫌惡，踟躕地看向崔言鈺的背影。

她記得房內樂趣，有一條就是穿對方的衣服。她便道：「老爺，阿嬌衣裳髒了，可否借老爺的衣裳一穿？」

背對著衛阿嬌的崔言鈺一聽，眉頭都皺在了一起，他不耐煩地走到衣櫃前，連點餘光都沒給她，從裡面抓了一套衣服就砸在她頭上。

這是一套深藍色的衣裳，料子不是絲綢，反而是平民百姓會穿的麻布。

她抿抿唇，無意追究為什麼錦衣衛都指揮同知會有這種衣裳，只是俐落地穿了上去。

很好，她就需要這樣平凡的衣裳。

「老爺，我換好了。」

崔言鈺問了自己無數遍，為什麼要親自跑到揚州知府府裡查案，還得為了迷惑對方，留個瘦馬在房裡？

心裡天人交戰的聲音，在他轉過來的那一刻停了，腦子裡不受控制地浮現自己剛

才看到的一幕，唾棄自己的同時，也打量起面前的衛阿嬈。

衛阿嬈看他目光頻頻望向自己的頭飾，懂了，女人的髮飾，男人的衣裳，讓這位爺看得不舒服了，當即跑到鏡子前將頭上的累贅摘了，披散著頭髮，再次乖巧地坐回到床上。

崔言鈺盯著她一連串的動作，眸子微眯，而後拉過一把椅子，斜倚在上面看著她。在衛阿嬈快被他看毛的時候，這位爺終於說話了，「妳可是處子？」

她略微低下頭，遮擋她有些招架不住的眼神，怕自己露出什麼馬腳，「回老爺的話，是處子。」

「說實話，沒陪過旁的男子？」

衛阿嬈嗓子眼有些堵，想著現在靈薇姊尚有口氣，便道：「沒有，家裡姊姊攔著，不讓去。」

崔言鈺安靜了，不再問話，就是一雙眼睛跟鉤子似的刷在她身上，讓她呼吸不自覺放緩下來。

此時房門被敲響，許是怕壞了屋裡人的興致，敲門聲音不大，便是連傳話的聲音都很輕，「同知，有要事稟告。」

椅子摩擦在地上發出「吱」的一聲，衛阿嬈渾身打了個激靈，實在是過於刺耳。崔言鈺看了她身上衣裳兩眼，最後拉開門出去，而不是將人叫進門來。

「何事？」他問道。

來人警惕般湊到他身邊耳語，「同知，收到陛下暗令，二十三皇子在揚州失蹤，命我等盡全力找人。」

聞言，崔言鈺深吸了口氣，忍不住嘲諷道：「陛下巡視能讓皇子失蹤？那些侍衛都是吃乾飯的？眼看著揚州知府的事就要了了，真是沒事找事！」

稟告之人垂首立在原地，崔言鈺反身進了屋，剛鬆了口氣的衛阿嬈又將氣提了起來。

皇子失蹤事關重大，甭管小皇子是自己貪玩跑出去，還是被人害了，如今陛下已經啟程回都城，活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他必須得親自跑一趟。

但揚州知府這邊佈置的線也不能斷，因而他直接開口道：「我突然有些事要做，需要離開一晚，都說傳聞揚州阿嬈是位聰慧的女子，該如何做，不用我言明吧？」

衛阿嬈了然，點頭道：「今天一整晚，我都與老爺在這間屋子裡，其餘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崔言鈺走上前去，妖魅似的俊美臉龐在衛阿嬈面前放大數倍，惹人心驚，他許下重利，「甚好。據我所查，妳曾想逃出府去，若妳能守口如瓶，待我歸來，為妳贖身。」

「不然……」他挑起她一縷髮，腰間長刀出鞘，那髮便斷在地上，他輕輕笑出聲，在衛阿嬈耳中聽來便是催命的戰鼓，「妳便猶如此髮。」

雖是威脅，但這是兩輩子以來，第一次有人說要為她贖身。

能說出這種話，便代表他對自己的身分瞭解得清清楚楚，也是，畢竟是錦衣衛。有朝一日，竟從自己的錦衣衛客人嘴中聽見此話，可笑。

衛阿嬈收斂自己的思緒，鄭重道：「阿嬈知曉。」

崔言鈺收回刀，笑臉瞬息隱去，這揚州阿嬈，威脅、重利竟都無法改變她那冷到骨子裡的眼神，果然，剛才的溫柔不過是裝的。

房門被打開又關上，隔絕了外面的夕陽餘暉。

衛阿嬈坐在床上一動也不動，靜靜等著黑幕襲來，直到窗櫺外不再有陽光射進，她方才下床點燃燭臺。

而後她鬼使神差地走到鏡子前，將被崔言鈺隨手扔在桌上綠綢髮帶拿到手上，隨手梳了個高高的馬尾。

看著鏡子中的自己，她說道：「陸同知，對不住了。」

誰讓他突然離開，給了她這麼好的機會，她吃了太多的虧，只知道有機會來，必須要把握住。

記憶已經被激發，生活在這座煉獄，每一條道通向何處她都知曉，不趁著眾人以為她在陪客時跑，何時跑？

什麼等他回來為她贖身，她等不得了，一刻都不想停留。

她伸手將銅鏡扣在桌上，動了起來，先是將整間屋子翻了一遍，除了他幾身華貴衣裳，兩三瓶傷藥，竟是什麼都沒找到，不過這才符合她對錦衣衛的印象。

既然找不到，她也不糾結，挑了兩身她覺得不顯眼的衣裳包了起來，扔在後間的窗戶下，而後將床榻邊的軟簾扯下來，同他的其他衣裳撕裂綁在一起，接著繞到屏風後的浴桶中，將絲帕浸濕，並在浴桶下方，順著縫隙插了支簪子進去。

光是將簪子插進去就讓衛阿嬈累得出了一身汗，她坐在地上緩了會兒，當瘦馬養就是這點不好，不會給吃飽飯，必須保證體態輕盈，自己這虛弱的身子，出去後一定得加強鍛煉。

想到出去後的日子，她咬著牙將簪子拔下來，小水流頓時流出木桶，她再接再厲，一點點用簪子將那個洞捅寬了。

她用手背擦擦額上的汗水，趕緊繼續佈置，將自己在這個屋子內能找到的燭臺找了出來，放在桌子上全部點燃。

幸好這屋子在裡間，外面看不到影子，不過為了以防萬一，她還是將屏風推了過來，擋在燭臺前，屏風易燃，一會兒燭臺倒了也好燒。

然後她將被子拿過來，繞著燭臺擺了一圈，又在屋裡四處散滿了多餘不用的衣裳，這才匆匆回到浴房。

拿了一個小酒杯舀滿水放在地上，上面放上水壺，並且故意將水壺斜著放，而後將自己撕成條的衣裳插入洞中，在桶內打上死結，為了不讓它堵住洞，還特意將簪子橫插進去，而後將另一頭放在水壺中，看著水壺中的水一點點增加，她這才滿意地進行下一步。

將水壺的把上也被她綁上撕成長條狀的衣服，衣服一條接著一條，當做繩子用，最後纏繞在固定住的燭臺上。

這樣當水壺中的水積攢到一定重量時，會從酒杯上跌落，而綁在水壺上的繩子受到拉力，燭臺便會順帶著跌落，點燃周圍的被褥。

佈置好一切，確定沒有問題後，她拿起包袱踩在凳子上翻窗而出。

錦衣衛們沒人守著房門，除了留下兩人迷惑金知府，其餘都跟著崔言鈺走了。

金知府也沒膽子敢在錦衣衛的住所安插人，因此衛阿嬈順利地貓著腰，進了道旁的矮木中，藏身其中，慢慢往她的屋子摸去。

期間看見落單的小廝，她還甚是可惜，要是現在有她以前身手的一半，都能偷偷將人打暈，換了衣裳，大搖大擺地走過去。

好在她院子裡現在就靈薇一人養傷，她走後也無人看守，得以讓她進入，哪料外面無人，嬈嬈卻坐在床邊，抓著靈薇的髮，正逼她喝湯藥。

嬈嬈陰惻惻的聲音在不大的屋子裡響起，「這可是你的好阿妹為你求來的補藥，給我一滴不剩的喝了！」

衛阿嬈似是又看見刑房中抬出的一具具屍體，死在嬈嬈手裡的姊妹，太多了。

她脫下鞋子，悄無聲息地走到嬈嬈身後，抬起手，對驚恐的靈薇擺了個不要聲張的手勢，目光落在嬈嬈肥碩的脖子上，手裡的衣裳拉得筆直。

靈薇拚命搖頭，卻被湯藥堵著嘴，只能含糊地發出「不」的聲音。

嬈嬈沒有起疑，依舊沉浸在逼迫她的快感中。

就在此時，一聲驚恐的「走水啦」傳進屋中，嬈嬈下意識回頭，當即就被站在身後的衛阿嬈嚇得頭皮都發麻，怒道：「妳怎麼會在此？」

見嬈嬈發現自己，勢必不會饒過她和靈薇姊，此時不動手，只怕命喪在此。於是衛阿嬈果斷伸手，不去看靈薇，將柔軟貼膚的衣裳緊緊地纏在嬈嬈的脖頸上。

嬈嬈被突然襲擊，只覺得衛阿嬈吃了熊心豹子膽，肥碩的身體扭動，裝著補藥的碗摔落在地，頓時四分五裂，湯汁濺出。

她力氣極大，扭動間，將後方的衛阿嬈拽得一個趑趄。

衛阿嬈死死咬住牙，雙手青筋爆出，將手中的衣裳又在手上纏了一圈，交叉著使勁往裡勒。

嬈嬈被勒得直翻白眼，進入胸腔的空氣越發的少，令她產生恐慌的情緒，掙扎的力氣變得更加大了，她雙手亂舞，蒲扇般的肉掌重重擊打在後方衛阿嬈的胳膊上，那架勢似要將她活生生撕掉塊肉。

床榻已經坐不下她，她站起身，帶著衛阿嬈往後撞去。

衛阿嬈直直撞上屋內的擺架，頓時一聲悶哼，上面的東西劈哩啪啦往下掉，砸了兩人一身。

她手中力道有一刻鬆懈，被嬈嬈抓住機會，掙脫開來，反身一把將她扯到地上，壓在身下，死死箍住她的脖頸。

論力氣，衛阿嬈怎會是嬈嬈的對手？剛才勒她也是趁她不注意，此時她只能一隻手去摳嬈嬈的眼睛，另一隻手去搆掉落下來的物件，雖被憋得滿臉通紅，倒也不見慌亂，只要她搆到東西，給嬈嬈腦袋來那麼一下，便能脫身。

這樣想著，就聽見一聲開瓢的脆響，嬈嬈猙獰的臉流下一道暗紅色的血，若不是

衛阿嬌反應快，將其推開，只怕會滴在她臉上。

只見搖搖欲墜的靈薇，雙手纏著紗布還維持著砸人的動作，臉色蒼白地出現在她面前，見她望去，想要退後的腳步一頓，撲了過來，將她扶起，「阿嬌，妳有沒有事？都怪阿姊，當時就不該阻止妳。」

和她齊名的靈薇，長髮凌亂地貼在臉上，蒼白的面容更能凸顯她的清麗無儔，此時她顧不上一身傷，慌亂地摸著衛阿嬌，而後將一把將其摟在懷裡，嘴裡念叨著，「沒事就好，沒事就好。」

衛阿嬌閉上眼，使勁地在靈薇懷裡蹭了蹭，啞著聲音喚道：「靈薇姊。」

「沒事了、沒事了，我聽嬤嬤說妳被陸同知帶走了，他、他可有傷……那個妳？」傷她？

就憑那個見她脫了衣裳，都會不自在轉過臉去，說要為她贖身的陸同知嗎？

她都不知道自己的嘴角微微翹起了弧度，「未曾，我放火偷跑出來了。」

靈薇自是知道偷跑的後果，更加抱緊了她。

衛阿嬌卻拍拍靈薇的背安慰她，隨即想起她還有傷在身，趕忙問：「靈薇姊，妳先放開我，妳傷得如何了？」

「沒什麼大礙。」

她雖這樣說，但衛阿嬌放不下心，立刻給她檢查起來，頓時氣得眼睛又紅了，恨不得將嬤嬤弄醒，再打一次。

一番折騰下，原本包紮好的傷口滲出血來，靈薇身上幾乎佈滿了鞭痕，但這不是最痛的，最痛的是手指，十指指甲均被拔了去。

她捧著靈薇的手，死死咬住自己的唇，都說十指連心，她都不知道靈薇剛才拿起瓷瓶時得痛成什麼樣。

靈薇只能哄她，語氣裡還有對未來的惶恐無助，「無礙的，倒是嬤嬤被我們……這可如何是好？父親必不會放過我們的，更何況妳還放了火。」

她的靈薇姊啊，有的時候膽小如鼠，有的時候又膽大妄為。

也幸好走水後大家忙著滅火，外面亂哄哄的，不然屋子裡的吵鬧聲定會吸引人來。衛阿嬌小心翼翼地牽著她的手說：「靈薇姊，跟我一起再逃一次吧，這一次，我們一定能逃出去。」

靈薇抬起蒼白的臉看了她半晌，方才露出一個信任的笑容，「我當然要跟妳在一起。」

「靈薇姊，信我。」

她拿出自己在崔言鈺那搜刮的傷藥，給靈薇重新上藥，桌上剩餘的補湯也不浪費，看著靈薇喝了下去。

而後望著倒在血泊中已經斷氣的嬤嬤，沉思片刻，心中有了成算，將嬤嬤拖到床榻上，蓋上被子。

自己轉身從衣櫃中的眾多薄衣中，挑出厚實又不顯眼的給靈薇換上，又拿出兩床乾淨的被褥，將一套鋪在了床榻下，示意靈薇先躲進去，另外一套，給她蓋在身上。

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她道：「靈薇姊你在床下藏好，我出去一趟，馬上回來。」

「阿嬤！」

衛阿嬤透過腳踏的縫隙朝裡看去，對上靈薇擔憂的眼，安撫道：「放心，我定會回來的。」

說完，她將床底的空間仔細擋好，自己將整間屋子弄亂，做出一副慌亂逃跑的模樣，屋裡值錢的東西，早為之前那次逃跑收拾了一遍，此時什麼都沒有。

但她還需要吃的和錢，想著，便走了出去，這一片地方她熟，怎麼也在這生活過許多年，於是她直奔以前婢女的房間。

### 第三章 火燒知府府

因為沒看住衛阿嬤，讓她跑了，婢女也受了罰被拷打，所以屋內並沒有人。

衛阿嬤找了一套婢女衣裳換上，手指碰到頭頂的綠髮帶，頓了頓終究還是拿了下來，纏在骨節突出的手腕上，隨即為自己梳了個婢女常梳的髮髻，還特意弄出頭簾遮住眼睛。

她走出院門，四處看了看，瘦馬們都居住同在個方位，如她和靈薇這般已經有名氣的，就有單獨居住的院子，那些沒出頭、姿色稍差些的，便和人同住。

具體哪位姊妹住在哪裡，她是記不得的，可現在府邸大亂，瘦馬姊妹們的屋子全熄著燈，這是不參與的意思。

她走過一間間屋子，找到小廚房所在，拿乾淨的牛皮紙包上糕點、麵食，還找到幾塊豬肉，割下豬皮，將剔骨刀磨利後藏在了袖中，一道帶走了。

身上裝的東西有些多，不方便接下來要做的事，衛阿嬤特地回了趟房間，將東西塞進床底給靈薇看管，自己再次出了門。

離開瘦馬們居住的地方，喧囂聲立刻包圍了她，到處都是跑動的人影，讓她的大步奔跑看起來順理成章，期間有不少人撞到她，卻是連看她臉的功夫都沒有就又匆匆走了。

她低著頭，路過自己放火的院子外，特意觀察兩眼，除了她的養父堪稱聲嘶力竭地吼著讓人滅火救人，府邸內叫得上名字的人都聚集在此處了。

火舌是誰的面子都不給，竄天而上，將房屋吞噬，煙霧繚繞，熏得人眼淚直流，一切都顯得亂哄哄的。

衛阿嬤轉過彎就跑了起來，直奔養父書房而去。

書房重地，門口有兩人看守，想好的說辭剛要說出口，騙那兩人走，身後便又傳來一道聲音。

「前面那個婢女站住，說妳呢，妳怎麼在老爺書房外？這裡不讓外人進！」

書房外，看守之人的目光倏地落在她身上，可謂前後夾擊。

衛阿嬤停住腳步，緩緩轉過身去，「回管事的話，我是夫人院子的打掃婢女，陸老爺院子起火，老爺見火勢過大，便差遣我這個幫不上什麼忙的，到處叫人趕去救火。」

她微垂著頭，悄悄將背佝偻著，袖子中的手握住剔骨刀，只待來人懷疑便立刻刺

上去。

叫她停下之人，只大概打量了一下面前灰頭土臉的小婢女，沒什麼興趣地擺手，「行，妳走吧，書房這裡不需要。」

「是。」

衛阿嬌蹙著眉頭退了出去，姣好的面容和一雙玉手早在廚房時便被她用灰塗抹了。書房正面進不去，她只能另尋他法，只是速度必須要快，不然待火撲滅，發現房間裡根本沒有人，就一切都晚了。

她繞到書房背後藏起，待那位管事走遠，趁著無人，費力爬上樹，搆到書房的房頂，書房和給陸同知住的屋子構造不一樣，那間房背後有一道小窗，而這裡除了門口的兩扇大窗，再無窗子給她翻。

將房頂的青磚瓦片掀開，朝裡望去，書房內陳設簡單，擺放了許多案卷的書架緊貼牆壁，前面是僅有一套文房四寶的書案，整間書房除了這點東西，便是連個擺瓶都沒有。

不知情者進了這書房，指不定會認為金知府有多勤儉認真，可其實，那些案卷都只是擺上去做做樣子，案子是早就判過的。

衛阿嬌嘲諷一笑，找好下腳的地方，便連遲疑之色都沒有，直接跳了下去，雖這副身子柔弱不堪了些，但上輩子那些技巧還記在她心，借力緩衝，並沒有受過多的傷。

但她還是疼得吸了口氣，被日夜嬌養呵護的肌膚，光滑的同時，也將痛感放大了數倍，稍不注意，身上就會被磕碰出紅印子，癢癢之前留在她脖頸上的手印都已經泛起青紫。

顧不得疼痛，確認外面叫喊聲一片，兩位守門的人並沒有發現屋內的動靜，她就按照以前的記憶，伸手摸上書架搜尋，直到摸到固定在書架上的盒子。

盒子顏色陳舊，紅漆脫落，彷彿被撫摸過多次，然而內裡放的書卻嶄新無比，墨香撲鼻。

她輕輕轉動盒子，機關聲響起，原本鑲嵌在牆壁上的書架翻轉，露出後面的暗室。

暗室以夜明珠做燈，奢侈地鑲嵌在牆壁各處，面積與外面的書房不遑多讓。

金銀玉器、歷史古董、名家書畫，應有盡有，擺滿一地，可她看都沒看那些東西一眼，開始翻找賣身契。

上輩子她能成功脫逃便已不易，哪裡還能注意到賣身契，到了順天府與夏綺彤相認後，還是夏綺彤替她將賣身契買回來，她還很是自卑了一陣，隨即更加感激夏綺彤，替她盡心盡力養兒子。

現在想想，自己真是太過於相信所謂的親情了，要知道，靠人不如靠己，不管什麼東西，還是握在自己手裡實在。

找到了！

所有瘦馬的賣身契此刻都在衛阿嬌手裡，她深呼了口氣，隨即將其妥善放好，又四處查看起來。

金知府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，書房暗室是他最寶貴的地方，裡面藏了他許多祕密，

那些他通寇、賄賂高官的證據，唯有這裡能妥善存放，而在這暗室中，只有一個盒子上著鎖。

撬鎖，她會。

將頭上的簪子拔下，放在鎖眼裡來回扭動，「咔嚓」一聲，鎖頭開了，裡面裝的果然是她那好養父的帳本。

兩樣最重要的東西被找到，衛阿嬌加快動作，脫下外裳充當包袱，抓了一堆金銀首飾放進其中。

名家詩畫、歷史古董倒是可惜了，這東西不方便帶出去，更不好賣，而金錠銀錠她也沒拿，上面都鑄著官印，拿出去用，一抓一個準，所以牆壁上的夜明珠，均被她拿剔骨刀給撬了下來。

等該拿的都收拾好了，衛阿嬌將案桌和椅子相疊移到露天的房頂洞口下，自己拾起滾落在地的火摺子，閃身進了暗室。

就讓這裡的東西，付之一炬吧。

她的好養父揚州知府通寇一案，要等十年後才會暴露，從而水落石出，可她衛阿嬌不想等太久，證據她帶走，日後必會揭發他。

從房頂爬出去後，衛阿嬌回頭望著重新被關上，卻留了一道縫隙的暗室門，眼裡是冰封萬里的寒，失去這裡的財富，她的好養父會瘋吧。

月輪皎潔，人影晃動。

衛阿嬌沒有第一時間返回自己的房屋，而是先去了有人的瘦馬姊妹房間。

「扣扣」聲響起，她敲了兩下，確保屋內的人能聽見，輕輕推了推門，發現已經被插上門門。

屋裡的人立刻緊張起來，用惶恐的聲音問：「是誰？」

衛阿嬌沒有說話，從懷中掏出賣身契，將她和靈薇姊的抽出，剩下的全從門縫中塞了進去，而後打開包袱拿了幾顆夜明珠放在門口，轉身便走。

屋內的人藉著月光去看門縫中塞進的東西，小婢女開心地驚叫，「姑娘，是妳們的賣身契！」

被叫姑娘之人急忙將門打開，一低頭就發現了門口閃著光輝的夜明珠，情急之下，對快要走出院門的衛阿嬌背影道：「等一下！」

她讓小婢女回屋拿荷包，自己已是淚流滿面。

「謝謝，謝謝……我不知道妳是誰，但是……謝謝，真的謝謝。」她捂住自己的嘴，不讓自己發出過於激動的聲音。

「我、我會將這些東西都分給姊妹們的，真的。」她泣不成聲，斷斷續續地道：

「太謝謝妳了。」

身邊的小婢女聽她的話，將手裡的荷包扔在衛阿嬌的腳下。

「這裡面是我攢下的碎銀子，妳一定會用上的，拿著。」

衛阿嬌知道這是她的心意，蹲下拾起荷包，卻依舊沒有回頭，只道：「好好活著。」

身後的姑娘點頭，「我們會的，妳也要活著。」

「嗯，會的。」

瘦馬當得上一句「紅顏薄命」，好命的，學一身針線廚娘本領，贖了身還能嫁給良家子；不好命的，盡學些風花雪月、琴棋書畫，陪了這位陪那位，一如她們這般，活過三十歲的都是極少數。

衛阿嬌抬手覆在眼上，閉目將水光逼退，回了自己房間，藏進床下，擠在靈薇身邊，輕聲道：「靈薇姊，我回來了。」

與此同時，縱馬出城，暗中查找二十三皇子下落的錦衣衛們，紛紛停下自己搜尋的動作。

其中一位錦衣衛望著城內的方向道：「同知！快看，那個方向似是知府府邸，現在濃煙滾滾，怕是走水了。」

崔言鈺眼眸微縮，條地一夾馬肚子，率先奔走，「回城！」

錦衣衛低調出城搜尋，回城時亦是沒有驚動任何人。

昏暗小巷中，前往調查的人回稟，「同知，查清楚了，走水的正是揚州知府給同知準備的院子，看來這揚州知府是害怕了，想要置同知於死地。」

崔言鈺沉思，心裡只覺得，走水一事要真是金知府做的，簡直多此一舉。

腦裡閃過走時讓等著他回來贖身的衛阿嬌，只怕自己身添業障，說道：「不管這場火是何人所放，金知府都不會盡全力滅火，裡面還有一個活生生的人，我現在過去救人，你們悄悄混進去，裝作自己一直在場。」

錦衣衛們少數幾位臉色劇變，紛紛勸道：「同知，去不得，火勢凶猛，不過區區一瘦馬，何德何能值得同知親自去救？」

「正是，同知三思。」

崔言鈺盯著說話的幾人，銳利的目光直讓他們忍不住低下頭去，勸說的話憋在了胸腔，隨即他厲喝道：「何時一條人命，在爾等嘴裡只值區區二字？便是不救她，我若不從那房間出現，金知府定會起疑心，一切按照我說的做！」

「是！」

他右腳輕蹬院牆，緋紅長袍翻飛，於黑夜中在房頂奔走，不一會兒消失在知府府邸中。

木質房屋火勢凶猛，來救火的人唯恐燒到自己，都站得頗遠，越是靠近房屋的地方，人越少，且濃煙滾滾，根本看不清內裡，這便給了崔言鈺機會。

搶了一桶水澆在身上，他嫌惡地用手帕捂住口鼻，踹開屋門衝了進去。

外面澆水的人，使勁眨了眨眼，和同伴道：「剛才是不是有人進去了？」

「你肯定看錯了，誰腦子有病，這個時候進去？再說，知府可還看著呢。」

兩人立刻閉嘴，繼續裝模作樣地救起火來。

崔言鈺進了房屋，眼裡只有沾染在各處的火焰，四面八方的火舌灼燒著他，讓他蹙起眉，一邊叫著衛阿嬌的名字，一邊費勁往裡探去。

「揚州阿嬌？沒死就給爺回句話。」

屏風倒在地上，濃煙刺眼，崔言鈺差點一腳踩在上面，趕忙換方向，往床榻邊尋找，床榻這裡燒得更為嚴重，只差燒成灰燼。

房梁搖搖欲墜，最終還是掉落下來，險些砸到崔言鈺，若非他動作靈活閃開，只怕要被拍在下面。

可他人躲過致命一擊，他的頭髮卻被燎了！被他精心護養，每一根頭髮絲都是命根子的黑髮，此刻尾部燒得打捲，讓他被迫自己將其弄斷。

心疼得他劇烈咳嗽兩聲，快速往浴桶的方向而去，若是走水後，那揚州阿嬌稍微理智些，也該去尋找水源。

眼睛被熏得徹底睜不開，他腳踹應該在浴桶前面的屏風，卻踹個空，立即想到剛才不該在臥房的屏風。

粗略一掃，浴桶此處確實無人，裡面的水就剩淺淺一層，便是火勢再凶猛，水都不該沒得那麼快。

「噹啷」一聲，被衛阿嬌放置在浴桶邊的茶壺被崔言鈺踢到發出聲響。

崔言鈺是何人？官居二品，外能出使敵國，內能治理詔獄的錦衣衛都指揮同知，經他手的案子不計其數，如何看不出這裡的貓膩？

他捂著嘴，咬牙切齒，分外羞惱，就這麼一次好心，怕她命喪火場，也是見她不甘命運捉弄，奮力反抗的樣子，似他一般，這才出手救人，結果……

「揚州阿嬌，好大的膽子！」說著，他隨即快速往屋外撤去。

外面，金知府看著這大火，以為崔言鈺必死無疑，可那滿意的神情，在崔言鈺破門而出時時凝固在了臉上。

崔言鈺憋著氣，衝出門的那一刻，就見金知府穿著一襲團花圓領皂衣，濃眉鷹鼻的臉上，是春風得意的笑容，他蓄的鬚髮沖淡了中年男人發福的油膩之感，平白生出一股威嚴，和往日見到只會低頭彎腰的揚州知府判若兩人。

崔言鈺聲音抑鬱，「怎的，金知府當我死了，很開心？」

「這這……這當然不是，同知能化險為夷，自是再好不過。」金知府驚疑不定地看著渾身只有頭髮燒了的崔言鈺，收起那一臉得意，繼而小心翼翼地問：「不知阿嬌何在？」

揚州阿嬌？崔言鈺看金知府的眼神更陰森了，那嬌軟姑娘看著弱不禁風的，竟敢放火，他還為了救人燒了髮。

身邊見他出來上前的錦衣衛，看見他被燎了的髮，將自己的長刀奉上，人恨不得離他要多遠有多遠。

崔言鈺一把抽出長刀，刀尖堪堪停在揚州知府的鼻尖前，他不能讓這位知府看出他不在屋中，先聲奪人道：「那揚州阿嬌將我迷暈扔進浴桶中，若非我醒過來，只怕命喪在此，在知府府中，先遭暗殺又被火灼，金知府，是不是得給我一個說法？」

金知府被他氣勢壓迫身子顫抖，隨即聽見不遠處匆匆趕來的管事彙報。

「老爺，書房也起火了！」

他聽得眼前一黑，怒吼道：「來人，去救火救火，再分些人去把阿嬌給我捉住！」

崔言鈺觀他震怒不是作假，這才將長刀一扔，準確地插進已經離他五個身子遠的錦衣衛佩戴刀鞘中。

金知府努力控制自己臉上表情，「陸同知，這邊請先歇息，待我抓到阿嬭，必交由你審問。」

他似笑非笑看了金知府一眼，這才跟隨婢女換了居住院子，一進屋，他便立刻囑咐錦衣衛去查那間著火書房。

若說之前的知府府邸只是為了救火而顯得混亂，那現在本該重兵把守的府邸，終於顯露出它原本的獠牙。

不光是後院管事、小廝，更重要的是還有腰間佩刀的衙役，紛紛加入到搜查衛阿嬭的隊伍中。

藏在床下的衛阿嬭動作輕微地給靈薇嘴裡塞了塊手帕，同時也給自己塞了一塊咬住，生怕出點什麼動靜，隨即兩人屏住呼吸，透過腳踏縫隙，看向進屋來的官制長靴。

有人往床榻方向走來，嚷道：「床上有人！」

四五雙長靴停在腳踏前，兩人呼吸一滯，只能看見染著血的被子扔在地上，想像著裡面僵硬的嬾嬾露出。

「嬾嬾氣絕至少兩個時辰了。」

在屋子裡其他位置查看的衙役又道：「屋內有被翻過的痕跡。」

「人已經逃走，追！」

腳步聲響起，達達地往門外跑去，不久屋裡再次靜謐下來。

衛阿嬭握住靈薇冰涼的手，小心避開她的傷口，安撫道：「人已經走了，靈薇姊放心，不會有人發現我們的，你先睡一覺。」

靈薇傷重，上了藥又喝了補湯，人本就暈倦，緊張的氣氛一過，便再也支撐不住，抵在衛阿嬭的肩膀睡了過去。

外面搜查衛阿嬭的力受不見弱，金知府站在書房外幾乎要昏厥過去，聽見來人稟告衛阿嬭殺了嬾嬾後逃跑，他扭頭看向來人，用吃人的目光說：「那你還不去找！」

「是，是。」

他們將整座府邸翻了個底朝天，便是後院女子住處都沒放過，直到月輝褪去，金烏升起，也未能發現衛阿嬭的蹤跡，只能將現有的發現彙報上去。

「回老爺的話，我們在牆腳狗洞發現婢女簪子，還有一塊被刮掉的衣服料子，懷疑是阿嬭姑娘扮做婢女，從狗洞爬出去了。」

此時書房的火已經被撲滅。

崔言鈺的院子著火，硬生生燒了幾個時辰，金知府的書房著火，傾盡全力滅火，不到半個時辰火就滅了，兩相對比，金知府根本沒打算去救崔言鈺的想法暴露得一乾二淨。

金知府站在廢墟一般，焦味難聞的書房中，說道：「阿嬭意欲火燒同知，罪不可赦，給我通緝她！」